



文伴

著 夫 耶 萊 台 班
譯 懿 夏

文件

班台萊耶夫著

夏 懿·譯

文 件

著 者 班 台 萊 耶 夫

譯 者 夏 繁

發 行 者 新 少 年 書 局

福州路三八四號

•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•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(2000)

我在年幼的時候會當過牧童，給地主蘭特綏夫牧過外國種綿羊。後來我曾在尼古拉萊也夫城做過木匠。後來我又被編到海軍裏去。隨後革命發生了。後來我自然是去打仗。隨後人家會教我讀書寫字。後來又教我算術。

我現在却在管理着一個布喬尼畜牧蘇維埃農場，至於我爲甚麼管理布喬尼畜牧蘇維埃農場——我將留在以後講。我現在要講的是一件極小極不重要的，即我有一次在前線被虜的事情。

這是在內戰時代的事情。那時我是雜瓦盧亨同志的布喬尼騎兵特務隊裏的戰鬥員。我那時候非常年青：二十四歲。

那時我們和我們師團駐紮在一個小小的德里村上。

我們的處境是很險惡的：左面有斯庫洛，右面有馬孟託夫在夾攻，而前面却是烏拉凱將軍那畜牲在進逼着。

我們退却了。

我記得，我有兩天不會睡覺。我記得，我走路一勁兒搖晃。老是磨擦着那左脚上的瘡。那時候我還有兩條腿呢。

喏，我記得，我在院外的一個小櫬上脫着左脚的靴子。我一

面脫靴子，一面想：

“哎呀，”我想，“我現在可怎麼走路呢？媽媽的，磨擦出這麼多的泡！”

當我正想到這裏，把靴子脫下來的時候，——從我們司令部來了一位傳令兵。

“特洛費謨夫！”他喊。“快些！你得上司令部去！雜瓦盧亨同志要你去！”

“是，”我說，“咄！”

我拾起靴子和包脚布，便用一條腿走到司令部去。

“嘿，”我想，“見了什末鬼了？人家的脚痛的要命，可是又要你跑得像小孩子似的！”

“是的！”我說。“你好嗎？黨代表。叫我幹嗎？”

雜瓦盧亨正坐在窗台上，在數衣服上的鈕子。他一向就好數鈕子。他是個神經病的人。他是頓河的一個礦工。

“坐下，”他說，“坐在椅子上，特洛費謨夫。”

“是，”我說，我便在椅子上坐下了。我把靴子和包脚布握着，擱在膝蓋上。他從窗台上下來，把鈕子摸了一下便說：

“是的，”他說，“特洛費謨夫……我有一件重大的事情給你辦。請你向我宣誓，在革命的名義下，如果有必要，你便肯犧牲。”

我從椅子上站起來。合了眼睛。拋開脚布。

“是，”我說。“我肯犧牲。”

“那麼，你把靴子穿好吧！”他說。

我迅速的穿上靴子。把瘡伸到靴裏面去。把靴筒提上。把靴踵在地上踩了一腳。

“啊哈！”我說。“我已經穿好了。你說吧。”

“好，”他說。他便從抽屜裏取出一封文件來。是一個打有兩塊火漆印記的大紙信封。“就是這個，”他說，“你把牠拿去吧！你牽匹馬，趕快到盧甘斯克騎兵司令部去。把牠當面交給布喬尼同志。”

“是，”我說。“我去交給他。我當面交給他。”

“特洛費莫夫，但你要知過，”雜瓦盧亨同志說，“我們的處境是很險惡的，我們的處境是很糟糕的……左面有斯庫洛，右面有馬孟託夫在夾攻，前面却有烏拉凱將軍在進逼着，你的任務是很危險的。我簡直是送你去死。”

“是的，”我說。“事情是這樣的！我很知通……”

“也許，”他。白衛軍也許把你用槍打死，也許把你活捉去。因此，你要精神，——在文件裏面有很重要的軍事報告啊。”

“是，”我說。“我決不把文件給白衛軍拿去。我一定同文件死在一起。”

“在緊急的時候，”他說，“你就把牠毀掉。倘若你能到達盧

甘斯克，報告的內容有很簡單的幾句便夠了：左面有斯庫洛，右面有馬孟託夫在夾攻，前面却有烏拉凱將軍在進逼着。乘那被分散了的哥沙克隊伍還沒有聯合起來的當兒，必須從後方把他們全數消滅。用最高的代價奪取軍事中心。我們師團裏已經沒有多少士兵了。敵方的士兵有我們的兩倍多。沒有緊急的援助——我們便完結了。”

“明白了，”我說。“我們要完結了。你把文件給我吧，同志……”

我把文件拿到手裏，看一看，摸了摸，把襯衫解開，便把牠望皮帶裏面的貼胸一塞。

“再會，黨代表！”

“再會，”他說，“特洛費蒙夫。但願你活着回來啊。”

我跑到門階上去。閉了眼睛。便把靴踵踩了一腳。

“呵嘿！”我想。“唯獨這個妖精，這個痞太為難我了！”

我跑到牧場去。我們的馬正在那裏玩耍——垂着頭，在咀嚼雜草。

我挑了一匹最好的馬黑人，這馬是很出奇的，它是俘虜來的澳洲馬。我把鞍子理了一下，跳上去，把腰一彎，用靴後跟在馬肚上打了幾下，便飛跑起來。

我的黑人和林妖一樣飛跑起來。我們沿着菩提樹下的砂路飛

菩提樹婆婆地騷響着，我的耳朵裏也鳴叫起來了。不用一分鐘便跑出一里路去，可是我的黑人也不過是笑笑，叫叫，搖搖頭罷了……快極了！

一會兒跑過了一架橋……

一會兒繞過了一個燒得禿光光的村子……

一會兒又跑進森林……

森林裏黑黝黝地……濕漉漉地……我間或把頭抬起來，我尋着太陽：有了太陽找路便比較容易。我剛把頭抬起來——樹枝便打到臉上來。我便又灣下身去，又俯到黑人的頸上去喘着氣。

你們要知道，忽然把森林走盡了。我一看——眼前是一條河流。是條什麼河呀？這不是要命嗎？！直出乎人的意料之外。

我沿岸往右面跑，我要找一個橋，但沒有找到。轉過來，往左面跑，也是沒有。

這條河非常寬，黑沉沉的——我後來才知道，這是小頓河。

“唉，”我說，“這多麼倒楣！沒法子，黑人，你就跳進水去吧。”

我徐徐的從懸崖跑下去，把馬勒向水跑。馬就跑近水去。

“喂！”我說。我便輕輕的鞭打起來。我把繮繩勒着。

黑人不動。

“喂！”我說。“笨東西你怕水嗎？”

黑人立着，搖動着身子。耳朵也動顫起來了。

“鬼東西！”我說。

我於是像一個傻子似的生起氣來了。我一面往牠的身上打，一面呼嘯：

“你快跳啊！……”

黑人跳了下去。便一直投進水底去了。一直投到水的深底裏去了。

我已經不知道，我怎麼來得及離開蹬，不過當我伸出頭來的時候，我一看——祇有我一個人浮在河面上，我的旁邊，兩俄丈左右遠近，有許多的圓圈在動蕩着，有許多的白泡在往上湧着。

唉，我非常可憐那匹馬……我在這地方的四周游泳了一刻鐘的工夫。我老是期待着，那不是——那不是黑人把頭伸到水面上來了。但是黑人的頭是伸不到水面上來了。牠已經淹死了。

我於是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啜泣起來，便游泳到對岸上去了。

我從水裏爬上去。我的身上像一個淹死鬼一樣的往下流水。把帽子也掉在水裏了，我的靴子也脹大起來。穿這麼軟的靴子走路是很輕快的。

我走了。我沿着小路走。太陽烤着我的左頰，——那麼，盧甘斯克該在右面了——右面還有些希望。我便按着有希望的方向走。在這個時候我的身上愈來愈乾了。我的靴子也在乾起來。我的靴子於是一點一點的縮小，我的靴子擠起腳來了。

突然不知是從甚麼地方來了一個人，不是軍人，是一個平民。
穿着農民衣服，一個非常可怕的人。

“你好，”他說，“兵老爺！”

他便笑了。

我說：

“什麼，”我說，“你笑什麼？”

我有些害怕了。這並不是在村裏散步游樂，這是在前線上，
這不是玩的。

他却說：

“兵老爺，我笑的是您很和氣。”

“什麼，”我說，“我怎麼和氣？你是什麼人？”

“我，”他說，“我以前曾經是一個人，我現在是一個喪家之
犬了。您不要看我沒有尾巴，我終歸是一條狗……”

“喂，你，”我說。“你說得清楚些。”

這流氓漢却笑了。

“你們，”他說，“你們把我的老婆殺了，我剛才把你們的哨
兵用石頭可也打死了。

我說：

“你怎樣的，把一個哨兵打死了？”

我馬上拿出手槍來。他却捏着自己的喉嚨，撕扯着自己的襯

衫而且高喊着：

“你槍斃了我吧，你槍斃了我吧，馬孟託夫的兒子……”

我於是明白了。我的頭上沒有帶制帽，別人又看不見星章，所以這個人以為我是土匪，馬孟託夫的黨徒，白色的哥沙克。

“誰，”我說，“誰把你的老婆殺了？你快說！”

“你們，”他答，“是你們，是你們老爺們把我的老婆殺了。你們把我的房子也燒了。而且把燐庫，把我的老太太也用刺刀刺死了。謝謝你們吧……”

接着他突然跪下。他並且哭起來了。

“啊哈！見鬼！”我想，“我遇見的是一個瘋子。我對他要怎樣辦呢？”

“你站起來吧！”我說，“可憐的人。走開！你完全錯了：我不是白黨，我却是一個真正的紅黨。”

他站起來對我看。用那樣的，我一輩子也忘不掉的眼睛對我看。他的眼睛是那樣的，是那樣的悲哀，簡直真的和狗的眼睛一樣了。

“你走開吧，”我說，“請你走開吧！”

他却看着。

我非常害怕。其實我是有‘勃蘭寧’手槍，在槍筒裏是有六顆彈丸的，但是我仍然是害怕。心裏似乎有什麼痛苦似的……

這個農夫不做聲。那時我就從小路拐過去而且當心的從他的旁邊走過去了，于是我再往前走。又把瘡碰了，你們要知道，我的瘡又作祟了。當我同瘋子站在一起的時候，我的靴子早就乾透了。

簡直沒有法子來說，這個瘡是怎樣的作祟。我走起路來老是搖晃。

我的背後突然有腳步聲。我回頭一望——原來跑來的是瘋子。他跟我跑了來，並且不知是喊些甚麼。

哎呀！我嚇唬着了，——一點力量也沒有了。連跑也跑不動。我便停下來。我於是舉起勃蘭寧手槍，把槍機開動了。

我自自然是開不響的。在我游泳的時候槍藥殼已經被水淹浸，潮濕了。

然而瘋子站着了。他站下便又喊。道：

“老爺同志，你不要往坟那裏走。到坟的後面你就活不成了。”

我沒有聽懂他的話。……到那一個坟的後面便會活不成？我以爲他是胡謔！我便一直往前面走去了。

在那個時候，我自自然不知道，他們是把一切山都叫做坟的。恰巧我便往山上爬起來了。我望山上爬幾步，突然看見——我前面的山上——有騎馬的哨兵。

我馬上猜出，這是出來放哨的。肩章向太陽放着光。捲髮的古班人在閃動。哥沙克的馬刀，大槍……在閃爍着。

雖然我有一個可怕的瘡，我仍舊跑開去了。我跑到叢林裏，拋了勃蘭寧手槍。我使用手往懷裏，往皮帶裏，往我攔着給布喬尼同志的祕密文件那裏摸。

但是——我的尊敬的媽媽呀！我的文件跑到那裏去了呢？我往肚皮上摸去，肚子仍然在那裏，文件却沒有了，沒有了！……文件失落了。

“糟糕！文件失落了！”

然而馬已經從山上跑下來了，我已經聽見哥沙克在叫道：

“喂！站住！……”

我已經聽見馬的喘哮，我已經聽見馬的鳴叫了。但是我不能跑。沒有跑的可能。你們想一想，我的瘡是不允許我跑的，那麼便只好束手待捕了。

我默默的給他們捉了去。唉，簡直沒有法子來說，我是怎樣的默笨呵。

他們圍住我。他們趕上來。他們向我迫近。

幸虧我在那個時候還有兩隻手呢。我像在我們村子裏打架似的，向他們把手舉起來了。有一個人被我打了一個嘴巴，另一個人我給他一個耳光，可是第三個人——第三個人却往我的頭上用槍打了一下子。我跌倒了，便失了知覺。但是我沒有死。

我醒轉來——身上全溼了。水一直往我的鼻臉上流。我真不

知道水是從那裏流下來的。流進鼻子裏，流進耳朵裏，流進眼睛裏，流進衣領裏，流得滿身都是。

我高喊起來：

“夠了！請你們不要灌了！”

我便馬上看見：我躺在井邊的荒地上，在我的周圍，

環集着軍官，哥沙克……一個人手裏提一個水桶，另一個人手裏拿一個瓶子，裏面大概是藥水，或者別的東西……

他們全都俯下身子，全都高興起來……他們用靴子踢我。

“哈，”他們說，“他又活了。”

“他會動了！”

“他會喘氣了，布爾塞維克種子！”

“你起來吧！”他們命令我。

我站了起來，要我怎樣都是一樣的：或者躺着，或者站着，



或者在椅子上坐着。我站起來，我的身上全濕透了。我的身上老是往下面流水。

“那麼樣辦？”他們說。“把他帶到那裏去？”

“對他，”他們說，“對他沒有甚麼可客氣的。把他，把忘八一直帶到司令部去吧。”

他們把我解往司令部去。我一面走。我的身上一面往下流水。我便，你們要知道，我便一面難堪的想……

“是的，”我想，“特洛費謨夫，你的命要沒有了。你現在邁的是鬼步。”

並且，這種鬼步——也不是容易邁的步。同志們，我的瘡完全爛透了。我的瘡簡直是要我的命。簡直和用鐵鉗來夾我一樣。唉，走起路來非常的困難。

“是的，”我想“特洛費謨夫！……你已經甚麼滋味都嚐到了，夠了。你的瘡已經不會再長久的爲難你了。布喬尼的部下特洛費謨夫，在半點鐘之後他們便會把你槍斃了。”

“嘿！……布喬尼的部下！”我想。“媽媽的！被擒了！把文件遺失了！忘不掉的是：布喬尼的部下把文件遺失了！遺失了！……”

“呀，”我想，“難道我真的把文件遺失了嗎？難道我真的把文件遺失了嗎？這是不可能的。我不能把文件遺失了的。我不敢……”

我便偷偷的往身上摸索。你們要知道，我一面走，我一面趑趄，我實際上却當心的往懷裏摸索，在褲子裏尋找，往腰裏拍打。並沒有文件。那麼，這便沒得說了！這便是很大的幸運，如果帶着文件被擒了，那可就更糟糕。這樣的死去——却輕爽極了。我們的文件仍然沒有落到馬孟託夫手裏去。在良心上仍然是說得過去……

“你站下吧”衛兵說。“你站下吧，布爾塞維克！已經到司令部了。”

我們走進司令部，走進一個穿堂裏去。又走進一個不明亮的房間裏去。他們便向我說：

“你等一等，”他們說，“我們現在報告值日單官去。”

“好吧，”我說。“你們報告去吧。”

走了兩個，有兩個便同我一道留下。我站了一會便說：

“同志！”我說。“我們同你們本來是弟兄。本來是同鄉。我們都是從同一塊土地生長的孩子。你們以為怎樣？同鄉，”我說，“你們聽我的話，我求求你們，請你們關照些我的苦難的處境。同志們，”我說，“我請求你們！請你們允許我在死前把靴子鬆開來！……我的瘡太痛了。

有一個說：

“我們不是你的同志。渾蛋！你把俄羅斯出賣給猶太人，現在却又脚痛了。那沒有甚麼，我們可以把你同瘡一起槍斃了。你忍

耐些吧！

另一個說：

“真可憐，那又有什麼呢？讓他把靴子鬆開來好了。可以的，同鄉。你把馬靴脫下來吧！”

我趕快坐到角落裏那條櫈上去，險些沒有用牙齒把靴子從腳上咬下來。脫下一隻靴子便去脫第二隻靴子……呵哈，鬼才知道，把光光的腳指伸開來是怎樣的舒服，是怎樣的受用。你們要知道，這麼往宅上面一搔，往宅上面一摸，簡直快樂得使人睜不開眼睛來。我是再也不願意把靴子穿起來了。

我在陰暗的處所的條櫈上一面坐着，一面搔腳後跟，在腦袋裏已經完全起了別一種念頭。壯氣的念頭。

“鬼才知道，”我想。“我的事情不見得怎樣不好辦。並且誰有權力逮捕我？我做過甚麼壞事？我是紅黨嗎？在我的身上並沒有寫着，我是紅黨，——在我的身上並沒有紅軍的星章，在我的身上更沒有證據。現在還沒有來由槍斃我。同志諸君，我還可以同他們糾纏幾句的……”

但是——我沒有來得及搔完癢——門就開了，他們喊：

“把俘虜帶進來！”

“喂，俘虜你快些把靴子穿好！”我的守衛兵們向我說。

我於是穿起靴子來了。我起初自然是把右脚裹好，把靴子穿